

广西籍民族名家访谈之六

在文学园地里培育着五彩的花

□ 本报特约记者 哈森

简介

北京的什刹海是一年四季都风景宜人的地方。什刹海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是一个散发着书香的幽静小院。这里是《民族文学》杂志社办公的地点。石一宁先生2010年10月调到这里任副主编，一晃四年过去了。而今，《民族文学》主编的重任重重地落在了他的肩头。

石一宁，1964年生于广西，壮族，1983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。著有文学研究专著《吴浊流：面对新语境》、评论集《走向文学新天地》、散文集《薄暮时分》、《湖神回来了》、传记文学《丰子恺与读书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编审。曾任《文艺报》副总编辑，现任《民族文学》主编、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副会长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、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理事。

我是《民族文学》的读者，也是《民族文学》培养出来的作家、翻译家。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作为《民族文学》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合作单位，我也是联络协调相关工作的有关人员。所以，跟石一宁先生的接触机会颇多。他做事严谨、为人谦和，彰显着壮乡人的朴实厚道，让与之相处过的人们对他肃然起敬。

前两天，我为《广西民族报》赋予我的使命，约请石一宁先生一聊，想通过这篇小文，把这位在《民族文学》6种文字版的文学园地里辛勤培育少数民族文学之花朵的园丁，介绍给《广西民族报》的读者。

他是广西之子、壮乡之子——石一宁。



石一宁访谈

1

哈森（以下称本文记者）：石主编您好。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。您从家乡出来有多少年了？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家园以及难忘的事？

石一宁：我是1979年考上大学（广州中山大学）离开家乡的，那时的家乡很落后。我父亲是转业军人，在供销社工作。不幸的是在我8岁时他去世了。母亲在家务农，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拉扯大，当时正值“文革”年代，生活多么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家乡有一座高眼山。山很高很美。人们说站到高眼山上可以望见南宁。南宁在大家心目中是一个神圣

的地方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和一个小伙伴抵挡不住内心眺望南宁的渴望，两个人偷偷去登山。爬到山腰，就没路了。山坡又陡又滑，望着旁边深不可测的山涧，听着不知什么地方发出的一高一低的鸟叫声，心理发毛。不过，我们想到南宁的愿望太强烈了，我们最终还是气喘吁吁地走到了高眼山顶平坦的草坪上。南面，除了山还是山。我们并没有望到南宁。但是，关于南宁或者南宁所代表的远方的向往，在一个少年的心里，更加根深蒂固了。

1983年大学毕业，当时国家包分配，学生没有个别要求的情况下，一般都分到北京和广州。我当时很向往北方，感觉北方的一切都很神奇，就到了北京。最初分配在国家农业部做人事工作。

2

本文记者：您是当代中国文坛知名的作家、评论家，能否给我们讲一讲您的创作历程？

石一宁：说写作，大学时就开始了。1985年散文诗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，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上也发表了几篇。1986年，《文艺报》扩版招人，我通过朋友的介绍调入《文艺报》工作。自1986年到2010年调《民族文学》止，我在《文艺报》各个部门都工作过。副刊，新闻，艺术评论部，总编室，评论中心……我以前的创作，形式比较多，诗歌、小说、散文都写，但《文艺报》是一份以评论为主的报纸，到报社工作之后，工作需要使然，就写评论为主了。写评论，虽然不是我的初衷，但进入角色之后我也是满腔热情的。所评的都是现当代作家，我觉得无论熟悉与否，评论写作者都应尊重精神劳动的同时保持正义感，慎用话语权。

3

本文记者：《民族文学》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多语种刊物（也是全世界唯一多语种文学刊物），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繁荣有着非凡的影响，在少数民族读者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。作为《民族文学》的主编，能否为我们广西读者介绍《民族文学》的新讯息？也听说您在进行关于创办《民族文学》壮文版、彝文版的调研，这项工作进展如何？我想，这也是广西的壮族群众翘首以盼的一件事。

石一宁：《民族文学》汉文版创刊已经有33年历史了。33年来，本着凝聚少数民族作家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宗旨，为中国文学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作家、翻译家。2009年，创办了蒙古文、藏文、维吾尔文版，2012年又办了哈萨克文、朝鲜文版，现在已发展成有6个文字版的文学刊物。我们的民文版刊物，走进了民族地区的农村、牧区、党政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，藏文版甚至走进了3750多个藏传

佛教寺院，不仅拥有僧人读者，还拥有僧人作者，丰富了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生活。《民族文学》民文版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，鼓励了文学翻译，壮大了文学翻译队伍，也成为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窗口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“走出去”的一个渠道。《民族文学》汉文版专门刊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，是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。而《民族文学》少数民族文字版，每期译载的作品除了选自《民族文学》汉文版，还选自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人民文学》等全国各地文学期刊，其中汉族作家的作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，因此，实质上是当代中国文学选刊。蒙古族、哈萨克族和朝鲜族是跨境民族，《民族文学》蒙古文、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又具有国际刊物的性质，创刊后迅速辐射周边国家并产生影响，也使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外事活动变得频繁。蒙古国作家协会执行主席、诗人孟和琪琪格女士来内蒙古访问时告诉我们说，她在蒙古国能够读到《民族文学》蒙古文版，而且很喜欢。中国作家协会和蒙古国作家协会合编，《民族文学》具体组织翻译和编辑，专为中蒙建交65周年献礼

的《中蒙文学作品选集》一书将在今年8月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办首发式。《民族文学》朝鲜文版创刊后，即引起韩国文学界的关注和重视。朝鲜文版译载的铁凝的《咳嗽天鹅》、叶梅的《玫瑰庄园》的七个夜晚》和益希单增的《向南还是向东》3篇小说，被收入一年一度在韩国出版的《亚洲小说选》，铁凝该篇小说并获得大奖，叶梅和益希单增的小说获优秀奖。2013年8月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的《民族文学》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，有12位韩国作家出席。哈萨克斯坦的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从2013年第3期开始每期转载《民族文学》哈萨克文版的部分作品。2013年1月民族文学杂志社在京举办的“迎新联谊会”，蒙古国、哈萨克斯坦、朝鲜和韩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分别应邀出席。在信息和交通发达的全球化时代，文学被空前迅速和广泛地传播，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优秀作家的作品通过翻译家的介绍，能够走出国门被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读者阅读；各国、各民族作家对世界、对人生、对生命的杰出思考和优美表达，能够为人类所共享并引发共鸣。《民族文学》几个少数民族文字版

无疑也承载着这样的意义，因此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利用的一个“走出去”的途径。

说起《民族文学》壮文版、彝文版，目前这两个民族的作家翻译家们的呼声很高，中国作协相关领导也是支持的。如果这两个文版能够创刊，对壮、彝两个民族的文学以及文化发展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推动。也是对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地位的尊重。但这项工作还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，如要向新闻出版部门申请刊号等等。毕竟还是在展望和规划之中，不好说太多，只能说我们杂志社积极地推动这件事，尽力为壮族和彝族同胞送去《民族文学》盛宴。

本文记者：您的这番话很实在。有了这个目标和方向，也足以鼓舞广西的广大壮族读者和作者了。我们共同期待《民族文学》壮文版早日问世，为广西壮族群众送去精美的精神食粮。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。

那个站在家乡的高眼山上，渴望南宁，渴望远方的单薄少年，而今站在北京的后海边，胸怀中国当代文学，胸怀少数民族文学事业，浇灌着多民族文学五彩之花。

他是广西之子，壮族之子，石一宁。